

望溪文集

冊四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塨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冇自混於俗者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

悖既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司竊幸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涖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旣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尙未起童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旣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

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
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
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
避之而私心竊幸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瘧寒疾卒於官前是月
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漢水暴
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
揚州適荊州都統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
卒改令以船濟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
聚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晉中丞積
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

自効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季性淳白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少時授經祁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之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

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
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衆人絜度則行既成
名旣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尙未見其
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觀初
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災捍患日不暇給尙於其
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
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衰爲
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
俗蒸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

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閒前後頓殊恐羣
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三吳首
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頌小學以
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
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
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
尚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扶翊入寢移時危
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
編已錄版居憂讀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
學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二日朝夕
米飲不過一盃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一錢今以此賄堅拒
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

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

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貳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永銓早殤次啓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缺然子志方
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尚無恨於幽埏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生前則諾矣卜十月上旬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尙幼事迹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錄及鄉里之公言也按孝子之行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糧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母寢母疾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風反火息母八十餘疾危篤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紺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脫然愈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必然也余生平非所識不見於文惟節與孝則無分於聞見然人之情務崇其親而不度於義則事有傳會增加而非其實者矣故必得其所徵始傳信焉古之能以學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淑年

少氣銳乃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母治經爲事其志固與衆人異矣
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之行之非虛構也吾卽於
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
溪十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駕親軍都指揮使特進榮祿大夫
子永卿承嗣五傳至校嘉靖中爲江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
遂家焉子繁繁生坊坊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
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並太學生錫祐歲
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
兆慶安阡側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母及身皆耄期名廣揚後蕃昌所受於天茲乃得其
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灝從容城孫徵君講學

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旣冠亦好陽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滿里巷母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災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災報不爲奪太守命督隆平寢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旣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

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曠曠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
朱其與之乎然則尙君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
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憲華奉冢子德榮
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
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
鹿氏忠節公其曾祖父也子三德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德
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德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
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聞之尊行無愧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遺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族譜牒具存
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清
門御史當武宗時劾劉瑾不法奏留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

庫贊追論合家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
經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歙遷淮之漣邑歸展墓遘疾厲君
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
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母唐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
意進取漣地窪下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板于木
案既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既營兆域合葬於休寧之蓀田山乃移
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族四母族三死而無歸者
畢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義田義學以養疏族人而聚教之
鄉人叩門告請未嘗有難色或急難以千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騰
謗窮而自解則待之如初由是名著江淮閒康熙□十□年淮黃氾
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財修邗溝兩岸險工十里總督
河道張公鵬翩以聞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

召見

御書旌勞二字以賜先是于清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奸人因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之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君進見直陳其弊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抗敝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二長子鑒爲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事道淮揚觀省夾道聚觀人皆以是爲美談詎知君之忼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爲威惕如此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于河干野寺樸質如老諸生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爲文隱其名俾余甲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鑑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生平而使鑑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親故蕩恐不敢通問惟鑑以計偕入獄視余卽此可徵義方之教而御史之風規所漸摩者遠矣君旣卒三十有一年余告歸鑑始以君詩請序格韻甚老余夙有戒不能爲生破也又五年卜

宅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仕詩足以達情而不以爲名其用心爲不苟矣是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口

口口口口口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某日年口十有口以鑿

誥封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以鑿

誥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

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鑿唐恭人出次振箕候選知州次鑿次鍾庠生並童恭人出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乾隆十一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之某鄉某原二恭人祔銘曰

義正大府乃夙昔之惇誠聞正言而不怒惟聽者之賢明使君而謀仕安能詭隨屈詔以自毀其操行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世祖始爲儒官遂

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成童補博士弟子嶢然出儕輩甫弱冠卽佐父爲諸弟師學使者課試壓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陰與博野尹元孚思古處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園皆器公榜下卽充

武英殿纂修時滄洲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後進有守有爲者以公爲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識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得公守巖州劇郡旣典郡卽思得公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憲皇帝卽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任官二十餘年皆在西南而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始令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剷去潯陽大孤兩關鉏